

99%

傑瑞死了

傑瑞死了

親愛的未來的傑瑞，距離搞砸婚禮已經有兩天了。很難說把什麼時候算作你的死亡時間，但前天晚上某個時候，醫生用手揩拭了額頭，衝著護士搖了搖頭，走出手術室，於是他明白，已經徹底無計可施了。那是你成為一頭怪物的第一晚。

你曾經是傑瑞，我也曾經是傑瑞，後來他死了。剩下的只是那個病入膏肓、心理扭曲的雜種。今天晚些時候，他會抓著這副身軀的腦袋撞牆。該死的古德斯特里醫生，你沒有治好我。

該死的曾經的傑瑞，因為你的放縱、你的放棄，讓自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這是你的使命，你的使命就是拯救我們！戰鬥在哪裡？過去的傑瑞從第一天開始，到第四天，再到第五天，你讓自己陷入這混亂的境地。你知道你能辦到的，你可以幫這個世界、這個可憐的女孩一個忙，當古德斯特里醫生把消息告訴你時，你明明就可以把槍放到嘴裏。但是曾經的傑瑞很清楚，你沒有這樣做。對於一個希望能夠看到事情的來龍去脈的人而言，這是你自作自受。

人們常說，自殺是一種自私的行為，他們會說你懦弱。不過人們之所以會這樣說，恰巧是因為他們不理解。剛好相反，自殺的人並不懦弱，他需要十分強大的勇氣來直面生死的考問。這其實是勇敢，自私的行為反而是讓生命苟延殘喘。當你面對媒體的抨擊、法院的宣判時，你的家人會因你而遭受拖累。有些人會說逃避責任就是自私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現在，你的死亡就像揭開一塊創可貼，對你的家人而言，這是短暫的痛楚，很快就會逝去。至少，這是你欠他們的。日記、遺書、酒、槍，這是今天的日程安排，老兄。

從哪裡開始呢？你知道開端的，早在那個天崩地裂的星期五你就該飲彈自盡的，或者哪怕在搞砸婚禮的時候。那段視頻（現在點擊量已經達到兩百萬了），還有刀，你和桑德拉因那把刀發生過爭吵。你說服她不要去報警，你做過什麼呢？也許什麼都沒有做，也許你是在哪兒撿的，也許你殺死了一隻碩鼠，不會有人放過一隻碩鼠的，不是嗎？

發現刀后，你和桑德拉下午大部分時間都在看新聞。你們彼此很少說話。你剛才看了新聞，等著電話，你知道有人會打來，但不知道誰會打來。史密斯太太還活著，桑德拉找了一個借口過去看過她；也不是參加婚宴的任何人。但這個城市裡還有將近四十萬人。還是沒有人打電話過來。看來殺死一隻碩鼠是有可能的了，這個想法就像是個牙牙學語的孩子，在你腦海中不斷茁壯成長。

但這個孩子在今天早上就夭折了，它是在伊娃打電話過來時夭折的。她問你們是否聽說了，「聽說什麼？」桑德拉問。「聽說貝琳達的事。」伊娃說。「貝琳達怎麼了？」桑德拉問。但毫無疑問，她的腦海中有一列小火車，正轟隆隆地駛過不同的疑慮，最終停在了「我丈夫殺害了她」的那一站，她在那兒下了車。是的，貝琳達死了，有人在她家裡捅死了她。伊娃在電話的那頭哭了，桑德拉也哭了。你也哭了，傑瑞。你為貝琳達而哭，你為桑德拉和伊娃而哭，你為曾經的傑瑞而哭，也為自己而哭。

「太可怕了，會是誰乾的呢？」電話里傳來伊娃的聲音，她一遍又一遍地說。桑德拉只是在不停地說她不知道，她不知道，但其實她知道了。她臉色變得無比蒼白，彷彿在過去的兩個月里一直被保存在冰箱里。他們說了十分鐘，你坐在餐廳里，而桑德拉坐在廚房的灶台旁。她打電話時，

一直背對著你，你看著時鐘嘀嗒地走著，貝琳達人生的最後時刻已經消逝，你人生的最後時刻也已經消逝。你心裏很清楚，即便前天夜裡你還十分懷疑，那就是如果你傷害了別人，你會為此付出最大的代價。你注視著時鐘，頭腦中構建著最後一個場景：你會用槍，這樣最快。

桑德拉打完電話，繼續坐在廚房的灶台旁，沒有轉過身來面對你。她在哭，在努力地克制，可她的身體還是在輕輕地抽動。你迫切地想走到她身邊，用胳膊摟抱著她，讓她盡情地哭，但她絕不會讓你這麼做的。而且，萬一她要跟你說話，你能說什麼呢？一旦你碰她，她就會尖叫，還會死去，你知道的，她已經在崩潰的邊緣了。所以，你只是坐在桌旁，用手指摩挲著你上次用餐叉留下的痕迹。

「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」

是她在說話，可她還是背對著你。她像塊布滿裂痕的玻璃，輕微一碰，就會立即粉碎。

「我沒有殺她。」你說，「我沒有。」

「你迷戀她，事情一清二楚。」她說，很明顯，她讀了日記，「你居然指責我有外遇，那你算什麼東西？你竟然迷戀上比你小一半的女人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一看到她眼睛都不夠用了，你甚至還在她上班時去看望她！上班時間！還有……哦，我的天。」她說著旋轉了一下板凳，這樣她就可以面對你了，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，就像一塊拼圖放對了位置，「那天她帶你回家，她順便回了趟家，所以你知道她住在哪裡！」

「桑德拉——」

「不要說話！」她用手做出一個閉嘴的手勢，「沒有什麼好說的，傑瑞，沒有。」她是對的。

她衝出房間，你沒有叫住她，你也做不到。你能說什麼呢？即使現在她在樓上，剛剛報了警，或者正在鼓足勇氣打算報警，你又能說什麼呢？

未來的傑瑞，你就像是書中虛構的角色。你已經做到了，你自己也承認。

就是這樣，你還有兩份遺書要寫，一份給伊娃，一份給桑德拉。日記最終會被認為是一個瘋子的胡言亂語，你很快就會成為一個死人了。是時候從暗格挖出槍支了。桑德拉會下樓看到你，然後一臉恐懼，但隨後她會覺得是種解脫。

再見了，未來的傑瑞。如果還有另一種生活在等待著你，希望你能將它重寫得更好。

車庫門在他們身後關閉了，他們兩人都在黑暗之中。

「去年你告訴我，你開始自言自語了。」漢斯說，「你會跟亨利·卡特對話。你現在還會這樣做嗎？」

一年前這還會讓他不好意思，現在，這已經是家常便飯了。「有時會，怎麼了？」

「亨利思路很開闊，對不對？他構思故事，組織情節。」

「也不完全是這樣。」傑瑞說，「他只是一個名字，就像我工作時戴著的作家帽子，但仍然是我來構思的。亨利並不是我另一個不同的人格。」他說，但有時他並不那麼肯定。亨利直到今天都在幫助他，他有時會懷疑，亨利只是「阿爾茨船長」的另一個名字。

「那麼，現在你就戴上作家帽子吧。」漢斯說，「因為這正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，我們有活兒要幹了。」

「什麼活兒？」

「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可能。」

「什麼是不是真的有可能？」

漢斯打開車門，車內燈亮了起來。傑瑞可以看到牆上掛著各種工具，諸如園藝設備、繩子、鏟子、成卷的膠帶，這是亨利幹活時的首選工具。

「當我向你說明我的想法時，我希望你像一個作家那樣思考。你能做到嗎？」漢斯問。

「我可以試試。」

「你不只是要試試。」漢斯說，「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好的。那麼，現在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一個住在療養院里的犯罪小說家，他患有老年痴呆症，他不斷承認自己犯下的罪行，但他根本沒有犯過罪，他只是寫了這些罪行而已。但是，他的確有犯罪行為。比如他開槍打死了他的妻子，他在女兒結婚後殺死了一個女孩，還有就是，他很有可能在年輕時殺害過另外一個女孩，所以他不是一个清白的人，可是，他又不應該因他沒有犯下的罪行遭受額外的懲罰。今天，他在犯罪現場醒來，他不知道他是如何到達那裡的，也不知道他都做了什麼。」

「這種複述有意義嗎？」傑瑞問。

「整段時間他一直捫心自問，為什麼有的事情他記得，而有的事情他不記得。當然，阿爾茨海默病掩蓋了部分記憶。而且，他因過去痛苦的事情而倍感壓抑。但是，他不記得步行進城，不記得這些女人，任何事情都不記得。最近，他發現自己還被下了藥。沒有人能想象得出他是怎樣從療養院溜出來的，還有他是怎麼進城的。」漢斯停頓下來，凝視著他，「好啦，傑瑞，像構思小說一樣好好想想吧。」

「但是，你說的不是小說。」

「讓亨利去想。媽的，傑瑞，配合我的工作。閉上眼睛，假設你回到寫作房，戴上作家帽子，讓亨利去構思所有情節。你和亨利正在寫下一本暢銷書。」

傑瑞閉上了眼睛，想象著自己回到寫作房。他能記住房間的氣味，能感受到手指下的辦公桌，他十年前買來的玉制盆景依舊擺在辦公桌上，彷彿他昨天還在那裡。他還記得陽光射進房間，每時每刻的角度都會略微不同。還記得掛在牆壁上鑲框的《金剛的逆襲》海報，他不會看到它在褪色，因為這就好像你注意不到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在長高一樣，但你知道它的確正在發生。在影片《金剛的逆襲》中，金剛與他的複製機器人對決。他還記得自己有多麼喜歡這張半個世紀前的B級電影的海報，記得桑德拉有多麼討厭它，他把它掛在哪兒她都不準。他想象著自己坐在寫作房裡，用亨利·卡特作為筆名，但他並不認為自己是亨利·卡特。他是傑瑞·格雷，是一名作家，亨利·卡特則是他自己的複製品，創作著小說作品。他白天寫作，晚上看電視，看別人是怎麼創作故事的。他還會閱讀其他作家的作品，觀賞電影。小說就是他的生命。亨利·卡特只是一個名字。但像今天早些時候一樣，他還需要亨利的幫助。

「我在這裏，傑瑞，你可以隨意發問。」

「你是不是把這當成了小說？」漢斯問。

傑瑞和亨利聯起手來，彷彿組成一支夢之隊，他們把它當成小說，在創作他們最好的作品時他們就是這樣的。「是。」

「如果這真是發生在書里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？」

「這很容易。」他們告訴他，這很容易。亨利和傑瑞，他們本就善於解決謎團。看電影或電視時，桑德拉就曾無數次讓他們閉嘴，因為他們總是在分享他們的預測心得。這一次，這將會是他們面對的最大謎團，而他們樂於解決謎團。

傑瑞想象著，他把他和亨利都領會的事情用言語表述出來，就像他之前做的那樣，不過不是打字，而是講述：「患老年痴呆症的犯罪小說家不可能找到辦法偷偷溜出療養院的。當然，也許有過一兩次，但不可能更多。他不可能在人們盯著他的時候溜出去，而必然是有人幫著他出去。但針眼表明他沒有得到幫助，而是被人下了藥。他被人注射了鎮靜劑再弄出去，然後被抬到車上弄進城。」

「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做？」漢斯問。

傑瑞想象著，他和亨利交換著想法，最後鎖定在某種動機上：「他在發生謀殺案的日子里被弄進城，悄悄進城，然後被丟棄在某個地方。肯定是通過這樣的方式。不過，他並沒有被丟棄在兇案現場，因為兇手覺得要殺掉更多的女人必然離不開一隻完美的替罪羊，他知道犯罪作家就是最好的替罪羊。他還知道，他不可能永遠這樣做的。他覺得他可以殺死四個女人，前三次，他隨便把作家丟棄在某個地方，但在第四次，他把他丟到一幢房子里，到處留下他的指紋和DNA，這就是真相，所以作家以為是他做的。」

傑瑞止住話頭，兩人陷入沉默。他看看漢斯，等著他發笑，但漢斯沒有笑，相反他問道：「那麼兇手是誰呢？」

「這不明擺著的嗎？」

「告訴我。」

「他能進入療養院給病人下藥，知道作家一直坦承著虛構的罪行，能把首飾揣到作家的口袋裡，讓作家以為是他拿的。」

「那個人就在療養院。」漢斯說。

傑瑞點點頭說：「有時候人們說我的書太虛假了，我記得的。」

漢斯聳聳肩說：「大多數犯罪小說是這樣的。要是它們真不可信，那就是因為它們離現實生活太遠了。可是人們又不希望讀到有關現實生活的事。」

「可這就是現實生活。」

「不錯。」漢斯說，「但是我們仍需要想象它是虛構的。你還記得伊娃先前給我打電話時說的話嗎？」

「她說，一個療養院的護理員說我昨晚向他坦白我殺了人。」

「傑瑞，」漢斯說，「如果真有人偷偷把你弄出來，你覺得會是說你坦白殺人的那個人嗎？」

「除非我真的坦白了。」傑瑞說，「我會坦白是因為我做了，要麼就是我把新聞里發生的誤當成我做的。」

「那麼在你的書中，」漢斯說，「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？一個身處在你的境地的人會做什麼？」

「會去報警。」

「不，他不會的。」漢斯說。

「他不會的。」亨利說，「好啦，說實話。」

「他們從未報警。」漢斯說，「他們應該報警的，但他們從未報警。因為一旦他們報了警，那麼故事就該結束了，對不對？早在第三章這本書就該結束了。不管怎麼樣，警方絕不會相信這個故事的。傑瑞，有人給你下藥了，我才不相信你會步行三十公里，我也不相信有警察會相信這樣的說辭。而且你一路走過去，連個目擊證人都沒有。好好想想吧。」

傑瑞陷入沉思。他和亨利繼續著：「在書中，下一步應該是作家去看看那個他曾坦白罪行的護理員。誰有權打針，誰在過去給作家打過針。」這是傑瑞可以記得的，「而且，那個護理員希望成為作家。」

「寫下你知道的。」漢斯說，「不如我們就這樣去做，按照你寫的去拜訪那個人怎麼樣？」

「他的名字是艾瑞克，」傑瑞說，「他可能是無辜的。」

「這就是我們需要弄清楚的。」

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，一輛車已經駛進車道，停在車庫門的另一側。片刻之後，傳來兩扇門打開和關上的聲音。有腳步聲，接著是敲門聲。如果這是一本書，傑瑞心想，那麼，很有可能是警察提前到達了。